

從葉公超和郭則生詩

窺其晚年心境

● 李世昌

野柳歸程驀然有詩

前外交家葉公超於一九六一年免去駐美大使一職，翌年秋，某日郊遊野柳歸途中，驀然有感，想起十年前郭則生用李鴻章簽訂「馬關條約」所賦詩原韻，即景書懷成詩寄慨；當葉公超此詩傳出後，有不少人加以傳誦、報導、引述。但都是簡單數語帶過，少有就詩之內容、意境（作者內心的情意）、出處來源去描繪的。甚而有人以葉公超平日嗜好寫字作畫，在其被黜後反照心境「怒寫竹、喜畫蘭」以寄意，竟把他詩中所云「丹霞」

誤作「丹青」解，例如符兆祥著《葉公超的一生》第六章二〇六頁的一小段文字所述，即是一例。「丹青」為樹名，亦即繪畫用的顏色，「丹霞」乃山名（道教福地），不能與丹青混為一談。

郭則生其人其詩

郭則生，吉林人，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。北洋政府時入外務省任職，至國民政府時隨顧少川（維鈞）南遷供職外交部任亞東司專門委員；嗣外放任駐台北總領事多年，「七七」盧溝橋事變後調回外交部，分在亞

東司辦事。抗戰勝利後，外放任戰後我駐日軍事代表團顧問，歷經商震（首任團長，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）、朱世明、何世禮各任均在職，與爾後駐日之沈觀鼎大使為至交好友。也和張岳軍（群）是早期相知，友誼至篤，同是熟諳日本歷史、文化、國情之知名人士。其人學養深厚，隨和通達，對外交界後輩尤為謙沖關愛，人多樂與交好。惟在何世禮駐日軍代團長任上，彼此相處不洽；「認何習性不良，徒有『世禮』之名，有不近人情之態，甚者任內要檢查同仁家中臥室之『內務』，外交部

派往之同仁皆鄙其猥謬不堪。郭則生不屑與何計較相爭，恥與為伍，為保持一己之尊嚴，乃默然自行告老引退。此事為中樞及外交部同仁聞知，僉為震動，渠老友張岳軍尤感意外，乃引致何某爾後不久被撤任。」（上引係曾任葉公超當外交部長時之秘書程

時敦博士二〇〇三年八月廿六日給筆者函中所述。此函經筆者收入輯印之

《鴻影留痕》專冊內，見一六五十一六六頁）

郭則生寄葉公超詩，背景就是與何世禮交惡後所引發，完全是寫郭氏自己的遭遇，而心有感慨之作。郭氏所以將詩寄葉公超者，乃以葉與何世禮（香港何東爵士哲嗣）同為粵人，平日交往甚密，友誼頗篤之故。當時正適我政府與日本商談「中日和約」告成，葉公超以外交部長身分，奉派為議和全權代表，在二個月的商談過程中，由於日本的諸多刁難，常節外生枝，葉公超肆應交涉，倍受委屈與

艱辛，郭則生那時寓東京知之至翔，因憶及甲午戰爭訂「馬關條約」時，李鴻章曾有詩詠其事，郭乃依李詩原韻寫詩寄公超致意，是對葉公超歷盡艱難完成和約的功勞表示敬佩，更感於同在外交戰線上相遇相知之情誼也。

茲將李鴻章詩及郭則生詩分別照錄在下：

李鴻章詩

勞勞車馬未離鞍，臨事方知一死難。
三百年來傷國步，八千里外弔民殘。
秋風寶劍孤臣淚，落日旌旗大將壇。
寰海塵氛猶未已，諸君莫作等閒看。

郭則生詩

一身聊此卸塵鞍，卅載馳驅行路難。
秦樹嵩雲原不識，江魚朔雁自摧殘。
客蹤寄傲無封事，杖履追歡有道壇。
善賦揚雄他日作，吹噓待送萬人看。

郭詩前兩句：「一身聊此卸塵鞍，卅載馳驅行路難；」是他自述在外交界先後共計歷經卅載的艱難歲月，

退出公職（卸塵鞍）後，追思前塵往事，不禁感慨繫之；第三、四句：「秦樹嵩雲原不識，江魚朔雁自摧殘；」前一句，係從《杜甫·春日懷李白》詩：「渭北春天樹，江東日暮雲；」引敘而來。「渭北」是杜甫所居地，「江東」是李白所居地，此假「雲

樹」以寫相思之感。後人乃習（襲）用以思念遠方友人之辭語。郭詩這一句是倒過來說與何世禮的關係，

以「秦嶺的樹、嵩山的雲」，天各一方原不相值（相遇）；後一句，是說「長江之魚，朔北（塞外）之雁」，彼此相距遙遠，但北雁南飛，自長江上空盤旋環繞，俯視江中游魚，隨而下衝江面而啄魚、魚奔逃，雁陣與魚群，生死的追逐，而出現掙扎殘殺之局。此句隱指郭與何世禮在駐日軍代團彼此不相容的一幕；第五、六句：「客蹤寄傲無封事，杖履追歡有道壇；」按前句「封事」，是指「秘密奏議」，古代臣子奏事，皂囊封板，以

防宣洩。此間應作這樣解：「指古時君主拿土地、官爵賞賜臣下，酬庸有功之人，所謂『封疆贈土』者是也。」

「中國自晉、宋、唐代就有『封典』之制，朝廷以爵位名號賜給功臣及其先輩，都有很崇隆的榮典。此間「無封事」云者，是以《莊子》一書中而來，莊子齊物論：「天道未始有封」

，其注云：「道無不在，有何封域也」；「郭詩這一句是受《莊子》一書之

意境影響而來。後句「杖履」是老人所用之以助步行之拐杖，支助身體使能順行。此兩句連貫起來，意思是人邁入老年，退休下來，不一定要得到什麼「封事」，仍可寄傲山林，追歡道壇（以道明性，以道延年），邁向

人生更高的境界。最後兩句：「善賦揚雄他日作，吹噓待送萬人看。」「揚雄」漢朝人，為人簡易佚蕩，博學能文，善作賦，有甘泉、河東、長揚等賦名世。郭詩此兩句，視自己才識，以揚雄自詡，期能垂老之年，仍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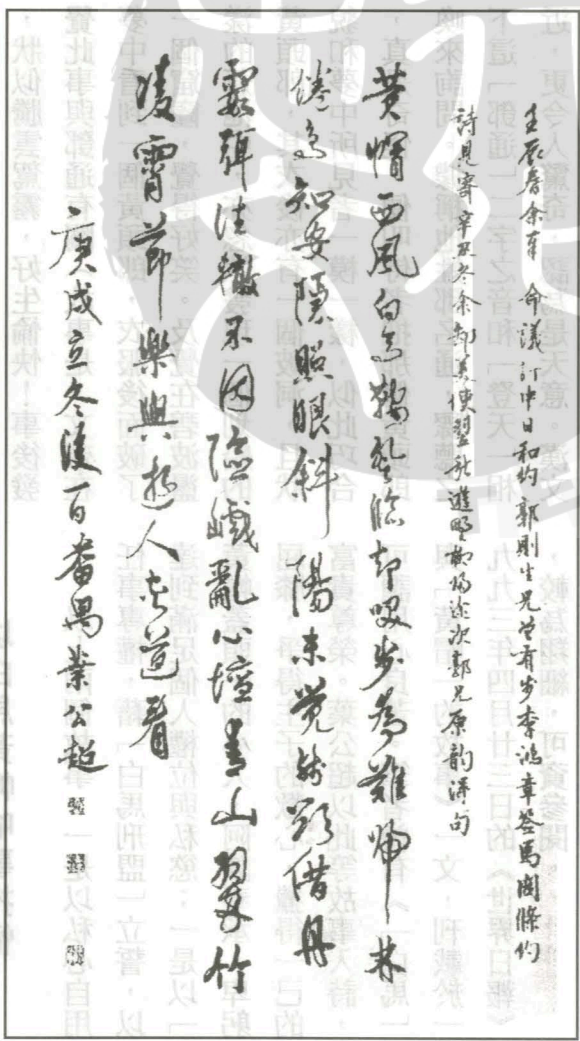
展己所長（作詩、寫文），為各方見重揄揚（吹噓）。以詩寄慨，以詩明志。亦不愧為志行篤誠之士。

葉詩言志話中有話

葉公超步郭韻詩，他曾親筆自書中堂一幅（現存台北市國父紀念館收藏）茲特影印附上，為各方共賞。

眼看歸林倦鳥投宿於蒼松翠竹間，求得棲宿之安隱，一幅天然畫景，引發他的詩情，寫下寄託深遠之詩篇。

「黃帽西風白馬鞍，登臨卻笑步為難；」這起首兩句，是就「登山」步履為難以喻「為政」的蹉跌。引用「白馬」、「黃帽」的故事，慨歎自己遭遇的不幸。



葉公超的詩，是漫遊野柳歸途中

即景書懷，當時已近向晚，暮色蒼茫，尚有斜陽殘照，在山青水綠之崖，

白馬，古以為盟誓或祭祀之犧牲

。事出漢高祖劉邦——「刑白馬，設盟壇，立誓約」。在漢書王陵傳有謂：

「高皇帝刑白馬而言曰：『非劉氏而王者，天下共擊之。』」此乃家天下之思想，完全視國家為個人私產。這是專制獨裁之厲階，為扼殺人才之由來（葉公超此二句詩，是以處身威權時代，又遭俗吏讒陷，未便明言，乃以此隱喻此生的遭厄）。

一日被左右宮嬪簇擁至未央殿西側的漸台遊幸，在假寐中似睡非睡，恍惚間一陣風吹來，身體飄飄然凌空而起，狀似騰雲駕霧，好生愉快！事後發覺此事與鄧通有關（故事是：文帝在夢中看到一個黃頭郎，衣服後面破了一個窟窿，覺得好笑。及覺在碧波盪漾的蒼池中，亦忽然發現一個划船的黃頭郎，其衣後亦有一個破洞，且狀貌和夢中所見者一模一樣，似此巧合，真是奇怪。便叫侍者把那個黃頭郎喚來詢問。據稱他姓鄧名通，驟聽之下這「鄧通」二字之音和「登天」相近，更令人驚奇，認為是天意。漢文帝一向迷信鬼神之說，因此對鄧通立加寵幸）。鄧通原出身微賤，惟生來乖巧，最能低聲下氣觀察主人顏色。一次文帝身上生了一個癰疽，流膿流血，痛癢難受，鄧通見了，不顧一切，跪膝俯身在文帝身邊，用嘴吮舐癰毒，將傷口膿血吮出，使文帝很感舒服，連聲稱快。因此鄧通甚得文帝歡心，倍加寵幸，終日隨侍，賞賜豐厚，官至上大夫。

以白馬黃帽喻事抒情

以上兩個故事，一是以私心自用任事專權，藉「白馬刑盟」立誓，以達到滿足個人權位與私慾；一是以「黃帽蓋頭」的小人，阿諛奉承，卑躬屈膝，爭得主子的歡心，獵得一己的富貴尊榮。葉公超以此等故事入詩，可謂用心良苦。筆者曾有《「白馬」與「黃帽」的故事》一文，刊載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三日的《世界日報》，較為翔細，可資參閱。

緊接著第三、四句：「歸林倦鳥知安隱，照眼斜陽未覺殘；」係在「夕陽無限好」、「百鳥歸林巢」的時刻，抒發自己的心意，懷於自己的處境，以自求多福，追求另一個人生境界。葉公超在國步蹉跎中掌舵外交，歷盡辛勞，功在國家。被黜下來，身心交瘁，只期歸隱山林，如倦鳥歸巢

，平常如一般舟子一樣，例著黃帽，成為黃頭郎。按《說文》，濯即權或棹，在船上旁邊撥水使船前進之謂。漢文帝（高帝之中子，名劉恆，曾封為代王，為人精明豁達，高祖駕崩後，呂后專權，計稱帝八年，大封諸呂，劉氏天下，竟一變為呂氏天下。呂氏辭世後，朝中諸大臣陳平、周勃、夏侯嬰、張蒼等與諸劉氏宗室，一致擁立代王劉恆為帝，是為漢文帝）

，狀似騰雲駕霧，好生愉快！事後發覺此事與鄧通有關（故事是：文帝在夢中看到一個黃頭郎，衣服後面破了一個窟窿，覺得好笑。及覺在碧波盪漾的蒼池中，亦忽然發現一個划船的黃頭郎，其衣後亦有一個破洞，且狀貌和夢中所見者一模一樣，似此巧合，真是奇怪。便叫侍者把那個黃頭郎喚來詢問。據稱他姓鄧名通，驟聽之下這「鄧通」二字之音和「登天」相近，更令人驚奇，認為是天意。漢文帝一向迷信鬼神之說，因此對鄧通立加寵幸）。鄧通原出身微賤，惟生來乖巧，最能低聲下氣觀察主人顏色。一次文帝身上生了一個癰疽，流膿流血，痛癢難受，鄧通見了，不顧一切，跪膝俯身在文帝身邊，用嘴吮舐癰毒，將傷口膿血吮出，使文帝很感舒服，連聲稱快。因此鄧通甚得文帝歡心，倍加寵幸，終日隨侍，賞賜豐厚，官至上大夫。

，安息餘年。但尚覺自身才識，尚有潛能，不應就此完全隕歿，仍有如夕陽餘暉照射之喻。因此有第五、六句：「欲借丹霞弭往轍，不因險巖亂心壇；」的期許。葉公超憬悟到自己過去

的行事歷程，有若干個性上的缺失，能找一修道福地，作安身立命之處，為餘生解脫險巖，求得心安神定。

「丹霞」，是山名，位於「麻姑山」之西，上有丹霞洞，道教以為福地。這兩座山——丹霞與麻姑，均在江西省南城縣西南。在《寰宇記》中有謂：「麻姑山，即麻姑（仙女）得道處」，山頂有道壇，唐人顏真卿撰有《麻姑仙壇記》，並書碑樹立於此。

公超這一慕道的心願，就是要將過去「失虧」的地方改過來（自謂：「一輩子脾氣大，吃的就是這個虧」），

以「道」定心，以「道」宏志，消弭失誤的「往轍」，避免「險巖」的錯亂。他的這一心態，從他最後的遺文《病中瑣憶》中亦可看出：「回想這

一生，竟覺自己是悲劇的主角。」張岳公對他講：「六十而耳順，就是凡事要聽話。」這是：「忠言？」抑是「慰語？」葉公超心中只有「感慨！」。

公超詩最後兩句：「青山翠竹凌霄節，樂與遊人夾道看。」此是置身自然境界中，以「青山翠竹」自況，與遊人共賞「凌霄」志節。在野柳盡一日之遊，當倦鳥紛紛歸林（巢），遊客個個回家之際，仍對青山翠竹纏縷留連（戀）。是以這一「夕陽外，古道邊」迷人的自然景色中，寫出其節槩高亢，氣凌雲霄的豪情，與夾道遊人同賞此一「剎那」晚晴紅霞的美景。

本文最後要說及者，就是李（鴻章）、郭、葉三人之詩作，都是他們自身所歷的感受，出於「主觀」的意識，藉詩言情，發抒胸中鬱結，寄遭遇於詩中。筆者特就以「客觀」的立場，以葉公超受讒被黜，成為時代悲

劇主角之遭厄，步韻成一和章續貂以後，作為本文的結束。詩云：

馳騁疆場突解鞍 天窮人厄任艱難
十年往事詩聲怨 一紙詔書客夢殘

欲向丹霞尋道戒 更投藝苑託心壇
此生悲劇從何說 家國如今淚眼看

以上詩四首，都用上平十四「寒韻」，韻腳為鞍、難、殘、壇、看。

此四首詩，在外交部任職多年，甚具才華為葉公超極為器重的程時敦有段論評：

「細讀四詩，李（鴻章）、郭、葉三作之最後結句與兩腹聯之雄渾對比皆過於軟弱，李詩尤然。李詩前六句極好，但結句不但寡味，且『諸君莫作等閒看』一語之格調，有如三家村江湖說書人唸『打油』。至於大作（指筆者步韻詩）則無此弊。全詩惋

惜葉公之意殷摯，頸聯（三、四句）指出葉公在國步艱難中長外交部並使美前後逾十載有奇，受讒後一紙電報飛來連衣物不及攜帶，罷職歸國，有

功不賞；腰聯（五、六句）刻畫葉公從書畫中求解脫；第七句道破葉公始終執著，未能擺脫隨時可被『趙孟賤』作弄的功名利祿觀念，而自歎是

『悲劇人物』，抱恨以終，令人痛惜；至於結句，則點出今日吾人矚目外交已無局面，令人欲哭無淚，誠乃道盡吾人心事！讀完後，僕亦有『江州

司馬青衫濕』之感。」（同上引程時敦函中語）本文之作，旨在寫出葉公超詩之真義所在，藉供讀者有正確之認知。文意雖繁，龍轉（三、四句）



1

①一九三〇年代任清華大學教授的葉公超。

②一九五八年葉公超（左）率團赴越，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（中）與張群（右）等在松山機場送行。

蕭蕭，不願離世完全國毀，四首成文。岳公樓斷語：「六十
安息結草，尚覺白良木端，尚肯一坐，竟覺自寫最悲



2